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曹塗階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明 陸深 撰

史通會要上

建置第一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黶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

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又徵楊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隷從事孟蕒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充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黄景共作漢紀和帝永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延篤纉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

中都謂之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禄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紀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紀始成而華嶠又删定為後漢書魏氏鄴都黄初好文尚書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長史孫該司隷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隷中書晉元康初又隷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傳若正佐

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為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為撰史學士又有劉涉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為史官洛京之末則綦儁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

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劭魏澹諸葛頴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堦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為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温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

共編為實録實録者録一帝之事葢始於梁云若令狐德棻吕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髙智周張大素淩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閒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宫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實敬播之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姸媸判焉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

日歴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歴及圖籍之事國史别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歴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戸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仁宗重史事勑宰相為提舉叅政樞副為修史其同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

以三館秘校及京官為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别置國史實録院以首相為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髙宗南渡初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充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為實録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閲當是之時專史職者修

撰而已孝宗時名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為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畢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召以為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托克托為都總裁特穆爾達實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偏任國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皇朝之紹統也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為起居注洪武

二年詔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徵山林之士汪克寛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為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塤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為總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勲臣

官高者一人為監修內閣官充總裁學士等官充副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稱史官焉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晉之屠黍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即其事也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㬓又郤正為秘書郎

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太史令司孚郎中項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凉之劉慶南凉之郎韶李成之常璩咸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取而覩之焚滅其本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

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葢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知史事劉知幾嘗為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之賈偉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坰林禹之記吳越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丘之義存焉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中起

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乎隋之王劭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亦有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煜時方頼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歷代史官探其名姓尤章章者著于篇職業有上下學識有淺深與夫世道推移粗可覽覩矣

家法第二

自古史之為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定為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

尚書也其義如此葢書主號令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删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别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為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畧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

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乗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為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國史所

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吕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衮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覩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悦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為春秋後傳凡三十

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為準的云

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于魯悼列為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即簡以為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為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

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創新義例解散編年徵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

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于莽誅為紀志表傳目為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創造皆准子長第改書為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曰記曰志體製皆同葢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探尋易為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餘所為祖述者惟左氏班氏二家而已

品流第三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粤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畧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

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已傳是謂小録大抵偏記小録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録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為後來作者删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為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為之則殽亂難據世有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搆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獘也

劉義慶有世説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録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謔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第編在紀録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録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葢無幾焉

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歴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正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薪構巳亡則斯文亦喪矣

劉向之録列女梁鴻之録逸民趙採之録忠臣徐廣之録孝子謂之别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之事

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荆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贑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宫殿是之謂都邑簿者也夫宫闕陵廟之矩𫷷必明門觀街廛之制

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泒備矣至於吕氏淮南玄晏抱朴皆以叙事為宗抑亦史之雜也既别出名目不復編於此科

義例第四

觀夫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史春秋之嗣書也詎可闕與凡以師其意而不屑屑其跡故各類而論之

夫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網羅萬象篇目之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實乖矣葢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號如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竟不編年何紀之有夫紀者羲以編年為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則書之於年月其瑣屑委曲付之列傳而已近代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類傳體何哉迷而不悟也

夫史之有世家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如古諸侯乎古之諸侯皆即位建元有世可傳有家可宅周之東遷王制大壞五伯七雄至於楚漢其事異矣司馬遷之記諸國也編次之體與本紀殊葢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名爾至如陳涉世家可謂自相矛盾者矣

夫史之有傳傳者列事也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有傳也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兹例

草創始自子長迨於孟堅益以精密夫傳之為體大抵相同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同書一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雖寄在他篇為其標冠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以後史氏相承或曰傳者傳也古人以傳之不朽為難也

夫史之有表也所以標記時事春秋戰國之世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統世年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

張一目盡見若兩漢御歷四海一家矣又安用表厥王
侯者哉班氏之表人物也則又異矣區别九品網羅千
年論世則閒語姓不同亦何藉而為表乎且不關漢事
而編入漢書可謂贅疣之甚矣何法盛雖改為注燕冡
亦多晉氏播遷五胡鼎沸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
漢有切要矣
夫史之有志也其昉於太史公之八書乎班氏則曰志
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魚豢曰畧

其名殊其實一也析而論之則有禮樂刑法律歴郊廟食貨天文藝文五行百官輿服地理符瑞祥異釋老大抵其流十有五六而已通其因革之宜彚以名物之數信作者之淵海也至於名實之際有可議者矣天文志體分濛澒色著青蒼月會星占渾天袝竈之説施於國史何代不可藝文志篇目多同頻煩互出四部七録中經秘閣之流萃於一代煩乖節文畫蛇添足豈類是與凡作史者宜除此篇必欲為志但書其時彗孛氛祲晦

明薄蝕如熒惑退舍月犯少微之類是已名賢撰述文儒校讐萃在一時所宜收拾如宋孝王關東風俗記唯志鄴中之類是已大抵史所可志其最有三一曰都邑二曰氏族三曰方物何者宮闕制度朝廷軌範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是故宜撰都邑志列于輿服之上五材所需百貨饒布任土作貢會計職方是故宜撰方物志列于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未斬是故宜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諸如此類並從隲揚

故曰紀傳易而志難信哉

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也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科條若干令升之勒成晉紀可謂史例中興矣雖然凡天子廟號書于卷末而晉孝武不曰烈宗凡人以字行者並書其名而齊斛律不言明月豈踐言之難乎

夫史之有別也葢以職分左右紀有事言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是故桓文盟會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

繆公誠誓言之大者也而春秋無録其斷可識矣左氏
為書文兼乎事史漢則不能然如賈誼鼂錯董仲舒東
方朔等傳唯尚録言而已後史相承不改其轍至干寶
議撰晉史以為宜準左氏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頗為
時所宗焉
夫史之有斷限也葢以正厥疆里別其源流爾昔尼父
之定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稽古帝堯左氏之傳經也以
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此皆文理於義非濫軼也若漢

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何者馬記以史制名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班書特標漢目但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過此以往不其駁與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豈非濫與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矣沈録金行上羈劉主魏刋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

夫史之有題目也婉而成章先出義例上古墳典其來遠矣逮於史漢頗有條理始舉列傳論之有文少者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已有字繁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是已又有人多而姓同者則定數以結之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已降及蔚宗始全録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内子孫代出附之祖先魏收因之則又甚矣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為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

夫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誠欲暢達其旨必資先容令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夫史以記事為宗自與詩書殊例至於文苑儒林序列首簡不有類於疊牀乎自蔚宗而下彌文勝矣

夫史之有論也葢從省文如太史公曰覩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耶班孟堅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王楊孫祼葬賢於始皇遠矣皆以補書本傳事無重出者也後来作者每卷立論篇終有賛

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述曰譔曰奏或自顯姓名或列其所號或通稱史臣咸矜衒文采豈知載削之旨哉
夫史之有附出也攀附他傳以顯名稱若紀季入齊顓臾事魯咸託附庸所謂青雲驥尾是也今夫郤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得以傳之不朽者豈有假於編名作傳哉
夫史之有補注蓋古之傳也傳取其轉注取其流義則一也覩夫撥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

國志陸澄劉昭之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之世說頗有補裨馬至於拾厥棄捐務為容澤殆其失也
右義例十餘作史者參伍以變曲暢而通製作之道其庶幾矣若夫神而明之固筌蹄云爾

儼山外集卷二十四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明 陸深 撰

史通會要中

書凡

荀悦有言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干寶釋之曰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

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言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劉知幾廣之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修詞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詞命專對古之所重也若尚書所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春秋所載呂相絶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

戮揚干史記所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
秦魯連解紛而全趙則世隨文降矣是以選言布策者
雖有潤色討論終存體質梗槩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是以好
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
言詞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故裴少
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辭雖
言則似而事殊乖矣世之議者又以北朝衆作周史為

工益貴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殊不知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何止得古人之糟粕而已

敘事

夫史以敘事為本而史之敘事以簡為工故尚書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貴於省文若文約而事豐尤述作之美者也自漢而降斯文日頹可謂費矣益敘史之體

有四有直紀才行有唯書事跡有因言而知有假論而顯尚書稱堯標以允恭克讓左傳之叙大叔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漢書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所謂唯書其事跡者武王之聲罪獨夫也但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隨會之論楚事也才曰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所謂因言而知者史記衛青傳後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所謂

因論而顯者若四者相兼而畢書其費尤廣矣簡約之中復有二類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書華耦稱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魯為敏此省句也春秋書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此省字也大抵省句易省字難洞識此心始可與言史矣

效法

效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别卿與大夫各為名秩此春秋之

例也秦有天下列為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既嘗統一干寶晉紀每葵必云葬我其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絶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歴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其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

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答者豈叙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内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

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叙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

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叙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事應者如左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

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郃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奪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雋永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

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叙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為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書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雋永者矣

篇目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

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黄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録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西漢書一百卷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善於是采舊事徵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所續未詳乃起元高皇終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十

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待詔馬續所作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煜作凡十紀十志

八十列傳合百篇窮覽舊集刪煩補畧會以罪收十志
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晉著作陳壽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
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之補注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
例一目錄一唐房玄齡等奉勑修時太宗與焉故又總
之曰御撰云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裴

子野又删為畧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校定政和中頒之學官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校定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删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與

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校定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二列傳十二志

十宋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

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

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

本校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於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

狐峘等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删定

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梁唐晉漢周事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

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

已上三史元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等奉命修

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

儼山外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明　陸深　撰

史通會要下

叢篇一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修於異代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重華協帝毋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曰伯益

所記云

書之二典不獨記其事并與其深微之意傳之葢當時執筆皆聖人之徒也又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徧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並曾鞏文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屬辭比事君舉必書用存有法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葢襃貶之重慎也蘓頲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詩大序

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 溫嶠表

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姦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李翺文

夫天之生人也有賢有不肖若乃其惡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與蓋史官之責也

史之為義也不隱惡不虛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

也

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闡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

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人君但為善事不患史官不書若所為錯忤史官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陳君舉文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儆首時之體 辨名

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叙始終書簒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偽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叢篇二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

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袁崧文

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劉知幾文

史之叙事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古之國史異聞則書

國史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

史之為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

夫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雖然存大體而已若錄及細

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專言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

古者刋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史以好善為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

夫記事之體欲簡而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

損二者皆過也

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寡失其折衷矣張世偉著馬班優劣論以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非通論也

史氏所書以正爲主若馬卿之子虚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費矣

史論立言理當雅正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粤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瑣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

叢篇三

夫飾言為文編文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章句

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説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内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

史之為道以古傳今非以今博古也如春秋諸國賦詩左氏惟録其篇名史漢語在某傳是已

史漢作傳多以品類相從如韓非老子以其著書俱有子名董卓袁紹並生漢末各稱英雄耳莊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録姜詩趙壹身止掾吏而謝書有傳後之修史者不然位官通顯必為操筆其立傳也止具官歴贈典若斯而已乎司馬史記子雲太玄皆成一家言傳之以傳世可也至於短編小說多載傳中甚矣其煩也若梁孝元撰同姓名人録一卷是已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當時風行頗去淫麗若夫矯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已收景武二紀自毀之司馬相如傳子長録其自叙孟堅因之宋書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而叙事多虚

夫晉宋以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有牋疏詔策並皆僞飾然款曲頻煩猶云備其文物也若梁武

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作史者固宜削之以見例也

叢篇四

史才不其難乎班固之議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傅玄之議固曰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劉知幾之議王孫今狐曰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外夷而

陋華夏君子皆不以為過惟新唐書成表進有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損於舊議者誚歐宋之失正坐於此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朝丘文莊公濬擬題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叢篇五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思

自勉書可立成矣

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左氏司馬氏故能垂諸不朽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而制作始可議矣是以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非過也

唐修晉隋二史仍用衆手志則李淳風于志寧紀傳則顔師古孔穎達然用當其才不失所長

宋修唐書歐陽文忠則表志宋景文公則紀傳各出姓名以示撰述有工拙焉

五代史成於一人之手歐陽可以上踵班馬矣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事數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發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叢篇六

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司馬遷氣本好奇復因論事遭刑意多憤激故葛洪論之曰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

紀以為居髙位者非闗有徳也論者又謂武帝表章儒術而海内凋弊反不若文景之恭儉其先黄老而後六經以此武帝刻深羣臣多誅顧當刑者得以貨免其羞貧賤者以此其進奸雄者葢歎時無魯朱家能脱巳於禍耳李方叔謂之用意深逺此類是巳

陳壽甞為諸葛亮書佐得撻百下其父亦為亮所髠故蜀志多誣妄云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覔千斛米見

與當為尊翁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魏收性憎勝已喜念舊惡名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尚書令楊遵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世號穢史收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前後伏訴者百餘人賴僕射楊素高德正而解

宋朝有朱墨史

叢篇七

司馬文正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小人欲中傷之乃倡為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

柳子厚曰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劉知幾曰史曹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或終年卒歲竟無删述而

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

丘文莊公濬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

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為一代之良史矣深又嘗聞之王文恪公鏊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儼山外集卷二十六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明 陸深 撰

春雨堂雜抄

宋初王贄方奉命均兩浙雜税錢氏舊法畝税三斗王至悉令畝税一斗朝廷責其擅減王曰今兩浙已為王民其可復循偽國之法畝税一斗自贄方始今兩浙之税繁重或云起於賈似道公田或云張士誠以

祖為稅令遂因之大抵減稅者必當治朝加稅者必是亂世

孝廟升遐武宗以正德改元出於劉少師健所定盖

犯前文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考選以宰相

須用讀書人命題諷之今上入繼紀元内閣初擬明

良次嘉靖次紹治上特用嘉靖云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

訴云均是宗室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

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見陸放翁

謚莫美於忠獻而文貞次之至宋以避諱始易貞爲正世遂以文正爲儒臣節惠之極實則不然夫貞者正而固也義尤該洽宋宰相韓億謚忠獻當時稱爲長者四子綜絳維縝同奏名禮部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覬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

必昭示四方以為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仁宗嘉歎而允據此一事雖涉於避嫌之過然持正有體足以磨鈍厲世者多矣忠獻易名夫豈徒然

容齋隨筆謂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耳其實與諸科等也今考之唐朝科名高宗顯慶中有志烈秋霜科乾封中有幽素科上元中有辭殫文律科武后垂拱中有辭標文苑科永昌中有蓄文藻之思科有

抱儒素之業科長壽中有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證
聖中有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通天中有文藝優長
科神功中有絶倫科大足中有拔萃科有疾惡科長
安中有龔黄科中宗神龍中有才膺管樂科有才高
位下科有材堪經邦科景龍中有抱器懷能科有茂
才異等科睿宗景雲中有文經邦國科有藻思清萃
科有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有道侔伊吕科有
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玄宗開元中有哲人奇士科

有逸淪屠釣科有良才異等科有文儒異等科有文
史兼優科有博學通議科有文辭雅麗科有將帥科
有武足安邊科有高才沉淪草澤科有高才未達沉
迹下僚科有博學宏詞科有多才科有王霸科有智
謀將帥科天寶中有文辭秀逸科有風雅古調科有
辭藻宏麗科代宗大歷中有樂道安貧科有諷諫主
文科德宗建中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外又
有文辭清麗科有經學優深科有軍謀越衆科有力

田閒於鄉閭科正元中有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有洞識韜畧堪任將帥科有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有孝弟力田閒於鄉閭科復有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元和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有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至長慶寳歷泰和之間多循舊章並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軍謀宏達材任將帥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等科特小

興耳别有軍謀宏達材任邊將一科似為專設云大抵名義瑣屑因時就俗固不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與秀才茂異之雅重也若究本論之則孝弟力田聞於鄉閭一科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施之實用有足徵者按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吕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顔魯公真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世謂科目不足以

得士寧可據哉開元天寶之際文章宣朗是時有風雅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不在兹選往往皇甫鑄牛僧孺吳通玄之流皆大科髙選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又按手筆俊拔超越輩流有科頗疑專為字學而設始知唐人工書亦有自来矣

武舉緣起於漢羽林期門唐宋設科取士法制漸密蔭襲外誠不可少慶歷間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髙下固

不若今制以弓馬為去留以論策為高下尤密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鄜諸州所舉孝亷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説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朕發詔徴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内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按此旨裁深厚優容真帝王

雅度漢武元光中初策公孫弘帝猶怒以為不能似
有綜核之意雖然並駕馭賢豪之術也質文則有間
矣
劉晏興利士大夫所恥言觀其總理之密亦豈易及哉
只如委士人以出納吏人惟書符牒一事最得要領
常言士多清修以名重於利吏多貪汙以利重於名
雖非名理抑可謂察於世變矣
三代而下惟光武具聖人之體只圖讖一事甚為累德

鄭興賈逵以附同顯榮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此去
求仙覆轍何大相遠往事可勝歎耶
唐高宗時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計一萬三千四
百六十五員當時傷其多且濫也典選者往往以僻
書隱學為判目峻為黜落之計遂至蔽壅大抵銓衡
之法尤貴知數入官之數與入流之數相為乘除此
補偏救弊之道若夫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
無限此唐之所以失也故曰省事不如省官

宋慶歴中黄庶字亞夫常考所屬黄司理者曰治訐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仲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往往囊槖於其間居一歲凡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

掾於此若老於為法者每抱具獄必傅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載在容齋隨筆予每見今世考語只用一二語遂定殿最彌文者或用駢儷語至數十言於事實頗畧私心病之乃知宋時綜核如此儻可據以為法耶

周禮六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後世惟漢制最得簡易之道只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誠所謂運天下於掌上也使人主擇相相擇九卿

九卿分職各擇其屬雖世守之可也宋承唐敝神宗
有為其意以為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删定
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其意可謂善矣
唐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修書以張説為使
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欲奏罷之惜費也説
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宫室廣聲色
今天子獨近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
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頗多無地處之於是

設館修三大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書者冊府元龜
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别修廣記五百卷
亦皆優為供給嵓將以馳驅一時之人才使之樂而
忘老其本意初不為書籍也明君賢相真自有度
錢唐徐子健以醫術游江湖間故兵部尚書徐賓之孫
也為予言其祖征交趾時過鴨嘴灘為飛石所拒有
兵器曰李公車孩兒把音霸上設伏機其下只用一人
引繩發之石遂亂飛能渡江椎擊其灘闊一二里許

中遠如神又聞有水底連天礮先沉銅鐵大砲於水中以蘆葦接長洞中藏藥線於其內水戰時用之亦曰神妙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已上至三師為之其上相為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監修國史並除焉太祖乾德間以趙韓王普為相為置參知政事以副之參知

政事者與參庶務以毗大政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專位於宰相及勅尾署銜降一等至道元年詔與宰相體例並同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勅惟宣勅除授者勅尾存其銜而已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别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之職徽宗政和間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間復為左右僕射高宗建炎間改尚書左右僕射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乾道間又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云按唐宋置相沿革如此陳平有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内親附

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此確論也元儒馬端臨亦謂相業無所不統不容拘以一職乃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又謂宰相總百官貎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不當復有貴官矣唐自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為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宋自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國家重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

李以勲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平章事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蠭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葢鄙他官而不爲而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葢卑宰相而不屑爲

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其感歎於世變者深矣

儼山外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瓖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曹淦階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

明 陸深 撰

同異録上

進同異録序

臣愚才拙器踈力小圖大故嘗狹陋漢唐之治思欲致身唐虞之朝恭遇陛下繼統御極天縱性成真堯舜之主也千載一時益思自奮第愧誠意素薄不識獻納之

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仰賴陛下仁聖曲賜保全尚與衣冠之列昨自講筵出佐延平延平實文獻之邦楊羅李朱四賢之遺風猶在水土相宜職務易稱臣頗得以讀書向學每見先儒議論有功於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録未及三月又蒙陛下特超常資付以山西學政俾列憲臣增還舊秩非臣捐糜所能報也比至山西巡行之暇偶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為上下謹用繕寫上塵乙覽伏惟聖人之學貴得其要帝王之務在知所先儻

事博覽汎觀殆非神明化育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顧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不免挂一而漏萬譬如涓埃何益海嶽然裒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伏自念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儻蒙乞賜骸骨少假歲時臣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勒成一家之言庸為萬幾之助罔知可否若蹈淵冰不勝恐悚待罪之至臣謹序

典常上

臣深釋曰典常經久之意上簡帙之首也是編皆古人之成軌乃令時之急務第厥所由葢將以寓施為緩急之序而區區一得之愚亦因以附見於此

歐陽修唐紀贊畧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

司馬光應詔論畧

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帖然無有不服者矣

又曰古之帝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肖而天下

不肖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

富弼邪正辨畧

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

歐陽修禮樂志畧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

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

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劉顏輔弼名對序畧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

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

徐積書鄭綮傳畧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

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禍敗益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

蔡襄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陽序畧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逺絶不比然出政化行徳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益其所闗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

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至於縣令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通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寃讐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

馬令之責豈輕也哉

歐陽修請補館職疏畧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畧也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棄存者無幾　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　亦當

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所軋已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為而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

臣深謹案摯此論蓋當王安石變法之日然安石猶知畏名義創宫觀以處異議而朝廷之體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人構禍其源已兆於此摯之論可監已臣又案章内空白二

字乃前朝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餘

倣此

劉摯論人才疏畧

臣竊以為治之道唯知人為難葢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

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為而為非也樂無事者以為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

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竝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

唐制畧

給事中得以封駮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駮謂駮正詔書之所失

孫覺論章疏畧

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為直懼為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何所利乎

臣深謹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密説之所由始也竊詳密之為義蓋具數端有縝密有秘密有隱

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若

夫君臣事幾之間大抵縝密之意居多而非

必專主於秘密也語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

其要只在慎獨慎獨云者正密之謂也何者

有縝密則秘密該焉有秘密而無縝密此禍

亂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趙清獻公晝之所為

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乃所

謂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謂密者乃不敢為也

非不敢告也

宋祁慶歴兵録序畧

世之言兵者縁井田作乗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内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制則然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列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師其弊

弱故羣不逞糜潰而爭宋興剗五代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慓者充之或挽彊或蹹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

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

臣深謹案祁論歷代制兵甚有要約又斷之曰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亦深著鑒戒宋之後州郡兵弱竟成金人之禍又令人慨然於藩鎮之不設也

潘興嗣通論畧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

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為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泝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

如此一旦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

臣深聞之先師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時猶及見國初人道遇白鬚眉輒下馬問遺事有告之曰太祖最留意屯田嘗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廢百姓一粒米每以逺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為屯田不足則移數衛於江北今江浦六合諸屯是已其法每一軍撥

田三十六畝歲收一十八石為子粒除與月糧歲十二石閏加一石餘六石上倉其分番宿衛上直并打差應役一應軍人於數內支給口糧又餘以充倉廒之費行之數年倉廒苦盖完備而儲偫豊足自後屯田悉為勢豪所侵其法漸廢而江北諸屯荒蕪者亦多今制民出力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分而後兩弊沿邊諸鎮則歲運府藏以給之驕兵債

師天下之民有不勝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講也

朱仲晦應詔封事畧

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剥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益上所以奉權貴而

求陛攉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巳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閲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剥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鬰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張齊賢諫北征畧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鋭以逸

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間因得以訪問三關事宜若諸邊守此上策也但所謂邊吏擾致之令則不然今日之弊乃在報功耳當大舉入寇之時邊將盡皆束手無策敗衂則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剷截幸得疲

罷之餘者數級則以奏捷要賞也

蘇轍上神宗書畧

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

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禄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

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廪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令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欝欝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徳彞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

屬王者悉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令使之爵禄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所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甞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

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　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深謹案王安石當熙豐之間亦嘗裁減宋宗室一時宗學諸生擁馬為之大閧安石立馬從容諭之曰譬如祖宗親盡而祧何況賢輩宗室並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議也固當不以人廢

馬端臨封建叙畧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又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已私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内為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滅六國再傳而滅西漢之初剷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剷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剷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

雖大封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漢魏而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

賈讓治河奏畧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

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當水衝者泛濫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

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一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

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
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
甲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謹案河事要領無過於此奏故采其尤
得要領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讓論自
東北入海故為順今日則障之南行入海故
為逆以本朝定鼎燕都護運道故也臣家江

河下流葢嘗睹其入海之處江流視河尤盛
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則力微
併則勢悍力微則為利勢悍則滋害又河流
或斷而江流常行斷則易淤而淺行則順利
而深其所達滯固然也況江源出峽則洞庭
彭蠡為之瀦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
嘗少河出洛陽行梁宋間土既疏而無所游
泊併夷夏數十百之水而縱其所如安保其

不為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讓之論為不疎矣

馬端臨戸口序畧

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彊民寡則其國弱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

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家之盛衰

高錫勸農論畧

勸農者古典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夫農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専於是貿易於

是者利甚厚於農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桑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獘起於時也時底於稔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皆坐而獲利焉誰肯勤於農哉若欲勤農先思舉制制度舉則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下不得

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下不得薦焉則竒伎淫巧浮薄澆詭者盡息矣農不勸而自勸也

臣深謹案錫所論著頗盡傷農害農之故然於國家勸農之法制踈矣采其要者如此

蘇軾徐州上書畧

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

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馬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

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臣深謹案宋都汴故彭城為左臂子瞻徐州

形勢為宋論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則徐州形勢所繫尤大葢以百物所輸多從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猶未盡彭城之利害也

儼山外集卷二十八